



## B 本草堂

# 枫

□ 刘靖靖/文

“停车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于二月花”，傍晚的枫林不知道喝了多少碗夕阳，醉醺醺的红。那样的红是唐诗诗卷的一点朱砂，穿越千年一不小心也成了人们心头的朱砂。每当秋日山行，就期待于天地澄明草木摇落之际邂逅满山红叶，只一眼就可以温暖整个清秋。古时的枫或许和你想象的不同，是三裂的枫香树，而不是五裂的枫树，但这并不影响对红叶幻想。

在先祖的浪漫想象中，“黄帝杀蚩尤于黎山之上，掷其械于大荒之中，朱山之上化为枫木之林”，蚩尤败，皇帝将蚩尤的桎梏抛至荒山，桎梏也就是镣铐，融入泥土，长出枝叶，化为大荒朱山上的枫林。那红或许是不甘

禁锢的鲜血，向寒天示威。夸父手杖化为了邓林，盘古的身躯化为了山川河流日月星辰，那个在海边游玩的女儿化为了鸟。所以，我也不怀疑自己的祖先用桎梏变成了一片枫林。毕竟在大气磅礴的民族史诗里，万物同源互生。

如果知道了这个秘密，你可别害怕枫化成人。《述异记》：“南中有枫子鬼，枫木之老者人形，亦呼灵枫焉。”枫树吸足了日月精华，天地灵气，幻化为人形，人们叫她灵枫，或枫子鬼。类似的说法在《山海经·化书》中也有：老枫化为羽人，亦曰枫鬼。羽人是长了翅膀的人，枫树老后会变成长翅膀的人。为什么枫总要变成人呢？近人杉泽在《观山海》

一书中想象枫子鬼在等那个种下她的人，等到枫树叶归了根，根长出了树，树结成了果，等到红叶落了一地，等他从树下经过。奇幻的想象就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解说演绎中，长出枝丫。这些互生的枝丫，彼此呼应，互相解释，让人更加确信如丹心一般的红枫确实有相思的寓意。

在李煜的《长相思》中有“一重山，两重山，山远天高烟水寒，相思枫叶丹。”山长水阔，红枫欲燃，炽热的红与冰冷的霜天相撞，正如滚烫的相思在孤寂的身躯里横冲直撞。唐朝宫女红叶题诗，借流水飘到宫外。清澈的秋水载着红叶迂回漂泊，那写在叶片上的诗定有对春闺梦里人的情思吧。



### 【枫树与槭树】

“枫似白杨，甚高大。厚叶弱枝而善摇。”枫树高大挺拔，然而立定青山不放松的它却有着纤细易摇摆的枝。风过，树叶奏鸣，因而人们取了谐音“枫树”之名。枫树里有风，掀起四野尘埃的风。风里是秋日的气息，是自然的催促，是一年红叶只能留十天的通告。

枫树红极一时只有短短十天时间，一棵树为为期10天的盛会准备了一年，大自然

也铁面无私，并未多给一天，这究竟是一种幸运，还是不幸。十天后，卸下红装的枫树黯然谢幕，只是下一年，才有了新的期待。爱默生在《自然》一书中写道：“倘若星辰一千年仅出现一次，试想一下那该是何等激动人心。”或许正是10天，才让人们珍惜，这来之不易的瞬间。

如果说枫树的红是“偶然”，那么鸡爪槭中的“红枫”之红却是常年。鸡爪槭顾名思义，叶片形似鸡爪，小巧而秀气。鸡爪槭中的变种“红枫”，一年四季占领红色，红得均匀，没有一丝杂色。叶片是纸张的质感，沙沙的，有一种岁月坎坷的味道。当没见到高大的枫树时，人们常常把这矮小纤弱的鸡爪槭当成了枫树，慰藉未见红叶的孤单。事实上槭树与枫树的果实有着很大的差别，枫树的果实毛茸茸的，像一个小刺球。而槭树的果子一左一右生出两对小翅膀。

### 【枫糖与枫香】



在枫树之国加拿大，枫糖的秘密世代流传。农人在树龄超过40年的糖枫树上钻一个深入树干约5厘米的洞，并插上导管，挂上收集树液的铁皮桶。缓慢流出的树液经过反复过滤后蒸煮熬制后能成为粉末状的枫糖。枫糖撒入茶、咖啡、面包、冰淇淋，滋味无穷。在枫糖节上，生产枫糖的农场被粉饰一新，大

自然赠予的甜蜜礼品，就在三月的微风中酝酿。

如果说枫糖是舶来品，那枫香就是自古有之的了。枫香取自枫香树，就是杜牧停车观赏的枫香树，与枫树不同，枫香树有香味。古人站在枫香树下，用刀割开树皮，“五月斫为坎，十一月采之”，半年后枫香树皮中溢出、凝结的枫

脂之香，采回去，点燃，清香弥漫。枫香也叫白胶香，那是一种古典的中国香，像从青花瓷中荡漾出来的温润气息。“香入地，千岁则为琥珀”，枫树脂落入土中，千年后能成为暗香的琥珀。此外，枫树脂还可作为一味中药，医树上记载“味辛、苦；性平。祛风活血；解毒止痛；止血；生肌。”

### 【枫与江】

“湛湛江水兮，上有枫”，屈原的枫站在在寒秋的江上，枫用叶子锁住了风，也锁住了满江的幽怨。诗人极目远眺，“目极千里兮，伤春心”。春日不再，圣主明君不再，江与枫都是刺目寒冷。

这是枫与江的第一次结缘，后来的诗人写枫，也写江。江映枫，枫映江，像刺骨的忧愁。“江枫渔火对愁眠”，那是夜泊枫桥的孤独，“浔阳江头夜送客，枫叶荻花秋瑟瑟”是天涯沦落人的凄苦。枫在水上，诗人的心写在枫里。“雨急青枫暮，云深黑水遥。”写《归梦》的杜甫看见风骤雨急，昏暗的湘水两岸枫树茂密，看不见那黑水在远方漂流。归梦却看不见归途，他一定想起了那个行吟泽畔的屈原吧，此时的“招魂”还能挽救“国破山河在”的局面吗？“白云一片去悠悠，青枫浦上不胜愁”，孤篇独绝的张若虚，看见月光照耀水畔与青峰，那是离人分别的地方吗？明月楼上的人今夜看见扁舟会不会愁肠满结？

大唐时期那清澈见底的一江春水，早已向东流去；唐时那个对月梳妆，凭栏遥望的佳丽芳踪无处寻觅。江与枫却在诗卷里成为传诵的经典，在诗中相伴。

枫与江相依，枫也与地名相依。枫桥因一首《枫桥夜泊》，将原本的封改为了枫。家乡有一地名叫枫林，初听名字总以为是因枫树得名。枫林名人徐定超澄清道“家住枫林罕见枫，晚秋闲步夕阳中，此间好景无人识，乌桕经霜满树红”，只是傍晚能见到同样鲜红的盛景——经霜的乌桕树举起红叶印染天边。红叶连绵，似野火滚动，如大漠落日，颓然沉醉。沉醉好景时总疑心乌桕把稻谷酿成的酒，喝了一个底朝天。不管是乌桕还是枫，一样的红叶在叶落草枯，山色阑珊之时，装点整个季节。

